

IN FOLLY'S FETTERS
OR
THE PERILS OF A SECRET
MARRIAGE
BY
TENTON R. STANLEY

紅閨鏡

美史德蘭原著

吳門華兮譯

小說林社出版

紅樓鏡

(紅閨鏡)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版

同 年 同 月 發 行

定 價 洋 三 角

編譯者 吳 門 華 犁

小說林

版權證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吳 門 華 犁
小說林社活版部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社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蘇州珠明寺前宏林書局
常熟海虞圖書館

分發行所

分 售 者

各 省 書 局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賊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欵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賣財利翻印或增損字苟改換名目希謄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謄混頗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賣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謄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慎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紅閨鏡

美國史德蘭原著

吳門華兮譯

第一章

雷克斯登城有一酒肆。日客憩。一日日旁午。肆中坐二飲客。闔蓋相對。而酒不加減。蓋適互談一密事。而意初不在酒焉。一人年約三十許。軀幹修偉。形貌迭麗。謂又一人曰。勞霖。此事我心殊不憚。蓋我因色情而爲女子所累者。屢矣。前此一事。幾使我身命不保。心常惴惴。尙敢爾耶。所語之入。狀貌麤野。且兇惡。徐徐對曰。此事若成。所得頗豐。可以億萬計者也。况其女傾城麗色。我見亦罕可交臂失之。第一个人曰。勞霖。固如是耶。情絲牽惹。其繫尙微。我力猶足斷之。至於黃白。入眼則目眩。神迷。我必出死力。以爭之。勞霖笑曰。恐相逢嫫母。亦未必能助君奪黃紫標之毅力也。曰。誠哉。其女貌果若何。勞霖。

曰。美無倫。我口不足以形容之。可決爲君生平所未覩。曰。年約幾。勞霖曰。甚稊。約十五六。曰。然則易於就範乎。勞霖曰。易。易齒稊。必未省人事。誘之。最易入彀也。曰。君言其產甚豐乎。曰。富。萬。曰。然。則。我。曷。由。得。與。相。識。之。階。梯。言次。撚鬚。微笑。勞霖曰。誘之之法不一。以君曼蘭名馬立姓之風貌。安患彼妖嬈兒。不。吞。餌。哉。馬立聞言。欣然展笑。已而垂首思索。乃自語曰。最佳之法。莫若先以惠市。能使其忽遇不測。我則奮力拯之出險。如是。彼必感我德。漸稔而致情愛。則我事濟矣。因轉謂勞霖曰。此事果得成。我必不忘汝惠。勞霖曰。謝君盛意。君明日可赴考萍登。此女寄宿於彼處女塾中。君日往伺之。必有機可乘也。馬立微笑點首。遂起身往付酒資。勞霖急將餘酒傾吸既盡。匆匆隨馬立出。二人又附耳私語者移時。遂各分道去。翌日。馬立果赴考萍登。以待邂逅彼美。

林說小

時正秋暮。白雲黃葉滿天地。林風蕭瑟。草露淒迷。觸耳目者。皆悲涼况狀。在歐哈歐河畔。有一紅磚大廈。歷年雖久。彩飾未敗。牆色與水色相映。碧波丹影。殆類畫圖。一日清晨。廈前來兩女子。係自惠華特公園來歐哈歐河畔者。相扶而行。取道疏林曲徑。二女子皆傾城佳麗也。一畧修長。貌尤美。金髮聯垂。雪肌輝映。唇不脂而丹。眉不黛而翠。雙瞳剪波。碧澄無滓。愈益其媚。纖腰不盈。掬窈窕尤可憐。女名愛倫。而林史蘭其姓也。年纔三五。溫柔嬌小。畧諳情款。夙有女塾習業。性情亦優美高潔。於音樂美術諸學。無不專心致求。精進冠曹偶。其又一女曰佩賽。貌稍亞於愛倫。亦一時之秀。面凝脂。眸點漆。玄髮垂雲。舉止通脫。顧盼神飛。殆如西班牙人。其性情與愛倫異。專功體育。故躋捷善走。能跳五尺之高。跳入視之。爲一娉婷妙麗之女郎。孰知渠固耐勞而純不懶。困頓者。尤喜漁獵。善盤馬。雖終日隨其父出獵歸。尙能偕其愛友。

紅

闌

鏡

范哈雷竟夜跳舞。按范哈雷者爲佩賽父執子恆往來於其家見佩賽慧麗竊欲得而妻之嘗數次請婚於佩賽乃佩賽以范哈雷文弱多病却之曰若上帝以他種體質再造我則始允君請也我不同他女子若異日我或有鍾情之人則其人當謹慎苟有絲毫之僞愛者我必鎗斃之而後已蓋佩賽性情之奇特有如此者然於交際上則頗具熱心篤友誼故人皆愛悅之按愛倫之所以與佩賽成莫逆交者由二人年相若色相伴遭遇亦畧相等愛倫方生而母死逾一年父亦相繼卒遺產鉅萬無子僅有此褓中女活之不易佩賽則三歲死其母幸父生存尙得堂上蔭愛倫自父死後則寄養於父之友密司忒泰雷代理遺產護女成長及十歲養母密散司泰雷又死所僱保姆遂辭去密司忒泰雷乃送愛倫於幼稚女塾而留宿焉泰雷有一子名亞南年較愛倫畧長亦就學於外不恒歸泰雷私計異日必以愛倫爲兒婦然

林說小

固隱而未發也。愛倫入女塾，乃遇佩賽居久，相愛悅，親切若姊妹。跬步恒不離。佩賽有一姑母，已寡，日密散司密格兒，居惠華特爾時，愛倫隨佩賽同謁其姑母，而留居焉。二人於清晨七旬鐘，相携而行，在常人見之，未免驚其豔，亦不疑有他故。祇謂二女子當綠窗睡起，妝掠初完，出游清曠地，領畧山光水色，吸新鮮空氣而已。然二人行時，情態若各有所思。愛倫則既行且止，若有事亘胸，遲疑未決者。佩賽乃回頭流盼，一若鬼子偷生，防爲人見者。二人行抵河濱，已有一小艇繫於岸。佩賽乃與愛倫分握，伸手解維，欲下旋見愛倫色滯神癡，若慙若懼，纖軀無力，倚於一橡樹，似嬌花在風枝飄搖，欲墜者。佩賽急擲艇維，趨扶之曰：「愛倫，我友何爲哉？抑汝嗔怪於我爲汝所玉成之事耶？」汝果悔約，我亦不強迫汝。我自知作事魯莽，但按我性情行之，殊不慣瞻前顧後。此事亦無奈何，用情報德，於理固當。至汝後日之憂樂，勿我惑亦。

紅

闌

鏡

勿我怨。愛倫乃挽與之接吻曰。噫佩賽。異日榮枯。我都不計。惟目前實有不能兩全者。使我憂疑。想我年尚稚。非正當婚時。竟違背所護養之人。而私與人訂婚約。與淫奔何異。故我心歉然。實亦恥之。佩賽曰。汝言亦非無理。今時尙早。拚負馬立。猶可却婚。惟事不可執一論。汝試回思。若無曼蘭馬立者。恐汝身已沈於不淵之淵。而飽彼魚腹矣。何護養之足云。愛倫乃喚曰。佩賽吾友。佩賽汝勿責我。汝豈謂我甘心爽約哉。佩賽曰。汝固欲爽約也。汝真爽約。亦無所害。想彼密司忒馬立。未必因汝爽約。即一憤而斃者也。其劇者。僅鬱悶數星期耳。於是汝可安待汝之護養人主婚。與亞南諸伉儷矣。想亞南與汝不相見已數稔。必已長成。一翩翩之少俊也。汝好爲之。我不汝問。惟汝於馬立。則辜恩負情。想待我儕女友亦然。我何樂有是友。請與子絕。言次憤容不可犯。旋身欲歸。行未數武。愛倫急趨挽之曰。佩賽勿歸。我儕湏偕會曼蘭。

林 說 小

馬立於對河。且湏赴主婚牧師之家。佩賽憤然曰。相見何爲。曼蘭既不滿汝意。而不肯委身嫁之。則何必跋涉爲愛倫柔聲曰。佩賽請勿作此言。我何嘗不允其婚。惟我思前慮後。乃恐懼之心不期而起耳。我愛馬立。實出眞誠。所患者馬立有相如之貧。而我之護養人又無異文君父。我若違命私婚。彼將扣留我資用而不復與。雖異日可承我父遺產。奈我離自立三歲。須待數年。則此數年中家徒壁立。賣賦無金。將使雙雙餓斃乎。佩賽曰。汝慮及此。固不謬。我誤責汝矣。以後事姑緩商。因施行復扶愛倫下艇。坐既穩。執槳力划向對岸進。始謂愛倫曰。汝且勿慮艱難。姑先與馬立結婚。後再作計較。想數年雖久。不難權宜過去。或暫僦鄉僻小室居之。節費寡用。延此歲月。則後望正不可量也。愛倫曰。汝言此。想馬立必稍能生利。我則尚有珍飾數事。可以典質。固不患立受飢寒也。佩賽曰。然密司忒泰雷倘竟固執。不稍假借者。則我

家雖不甚豐。歲入固有贏餘。我得請諸堂上。尙可資助汝者。愛倫曰。此則我雖知之。但我意絕不願無故受人之惠也。言次。向前遙指曰。舟將抵埠矣。汝試觀馬立已待我於彼岸。

紅

闌

第二章

歐哈歐河之濱。嚮有搖渡者小屋一椽。爾時河內已不用渡船。故此屋亦久空無人居。馬立即於此小屋外立待。愛倫與佩賽偕至。按愛倫佩賽二人。年幼心直。絕無閱歷。竟不知人世間有機械變詐事故。遇甘言厚貌。之曼蘭馬立。遂傾心信之。不復察其究竟。倘略加致詰。或採諸他人口。吻即足知其人。實妍皮裏惡骨。而一絕不堪之文飾物也。然二女子既留女塾。讀書塾中。防閑周密。必不容男子涉足其間。安能與馬立相識哉。今且叙其原委。蓋佩賽之父密司忒海立斯送其女就女塾也。以愛女故。知佩賽好運動。尤樂馳驟。

小

說

故每當課暇。必命御者牽馬至塾。俾其女乘騎馳逐郊原爲體育助。及佩賽既與愛倫相契。愛遂請於父。多假一馬。與愛倫並轡偕遊。愈增豪興。於是愛倫亦習乘騎。久而能隨佩賽後。相馳逐。惟佩賽膽豪氣壯。每跨馬必縱轡疾馳。不計險仄。御者屢諫。迄不聽。愛倫亦效之。然以太嬌怯。終不及也。一日自山坡疾馳下。坡下有河。前橫瀕河築短牆。隔此河流。牆與河之距離。僅數尺地。佩賽縱馬越過短牆。急收繩。得駐立於牆外地。而不溺於水。因回首笑謂愛倫曰。汝亦敢效我否。愛倫見佩賽超越無礙。亦乘興。縱馬疾前。但不若佩賽多力。提繩不緊。致馬當躍時。後足忽觸短牆。向前顛蹶。而馬上之愛倫。則以躍力之反動。拋溺於河中焉。時曼蘭馬立在考萍登伺察愛倫踪跡。已二三日矣。知其每晚必出試馬。潛俟之。果睹嬌範驚欲發狂。是日又潛躡至此。待機會。作懷春之誘。瞥見愛倫墜馬入河。佩賽呼救。暗思此天假之緣也。遂

紅

閨

鏡

奮其所習游泳之技。拯之出水。因此臂亦受傷力疾。僱車送回女塾。翌日特往女塾。訪監院密司袁爾服斯。探詢密司林史蘭起居安否。袁爾服斯所訂校規頗嚴肅。不稍假借。遂於馬立前力斥愛倫行險之非。又問悉馬立非愛倫親屬於是謝其拯救德而以正言拒勿再來。馬立快快出當馬立來塾時。佩賽與同學皆見之。而愛倫亦已無恙。親覩捨身救己者快快而出。心極不安。佩賽與諸同學亦頗怪監院固執潛署之爲牝虎云。嗣後馬立足跡遂不敢入女塾。監院又嚴束愛佩不許復出。乘馬末由謀面。馬立乃多方設策。潛與愛倫魚緘私遞。以情辭誘之。愛倫亦既墮入其彀中。顧心有靈犀。身無鳳翼。紅牆咫尺。隔若邱山。終不得兩達鍾情之目的。居恒悒悒。於是佩賽代愛倫籌劃。約於女塾假期偕往其姑母密格兒家。則可假游覽爲辭。招馬立就牧師處私結婚。以完二人宿願。乃致書馬立訂期也。但愛倫初意。雅不欲私

訂婚約，重違其養父泰雷之命。蓋泰雷欲以愛倫爲子婦，雖未明言，愛倫已陰窺之矣。乃於馬立一方面，則因其有援溺之德，遂生情感私計，不復能徇泰雷意。且觀馬立外容，齒雖加長，貌絕非凡，固知其家貧，亦不措意，更不究詰其行止，以爲果介介於是二者，則委身相從，必非由於眞愛情也。爾時佩賽戈艇傍岸，馬立駕車待趨前迎肅然致敬，繼喚愛倫曰：我所摯愛者來何遲邪？因挽愛倫登岸，欲與接吻，愛倫則因佩賽在旁羞而揮去之。馬立即携二女郎登車，已則躍上車座，爲御者鞭影一揮，馬得得馳。少頃抵一村僻之小教堂之前，車停，三人相扶下車，入堂。已有一老牧師俟於內，鬚髮盡白，龍鍾之狀可掬。老牧師固更事多，見新郎年近三十，幾倍於新婦，長男少女，必非正當婚，因疑二人爲私結婚者，然想彼二人既互相愛悅，而爲此，我亦無權以阻之。不得已，卽爲之按禮主婚，禮畢，馬立亦按例贈以主婚金，索取婚

紅

闕

鏡

書。一一與愛倫一則自藏之。挽愛倫與佩賽偕出。復登車駕往一小逆旅中。暫休息。逆旅主人昨晚已由馬立來告。預將晨餐妥備整潔。及三人至。略坐憩。僕昇早膳至。時三人腹皆餒。就座據案食。愛倫馬立僅於出水時通一面。今忽接坐對食。絕羞澀。但當飢而食。不免累動刀叉。佩賽方舉咖啡壺。向杯傾飲。忽聞馬蹄蹴踏聲。行經所坐室之窗外。馬立適坐傍窗。故騎者能望見之。馬立亦能見窗外人驟聞騎者厲聲喚馬立。曰。馬立來。乃見馬立向窗外。望蹙眉躊躇。若不敢違。繼起身向愛倫附耳曰。我友在外招我。佩賽攏言曰。君之友乎。當速遣離此。我與渠皆不願爲相識者所見也。馬立曰。密司海立斯母。恐我必於五分鐘內命彼等速去。言次轉身出。見來者三人。踞坐於外室。杯瓶相對。亦正沽酒飲。前喚馬立者。若爲三人中首領。先以手招馬立。曰。來此我儕尋汝已久。馬立搔其首。微嘆曰。我極願君等遲二句鐘至。其人曰。

小說 林

然則汝又可逃逸矣。馬立曰：此可勿慮，終必爲汝擒。想君等任偵探者，恒自命爲具緝捕之能。然不少元惡巨憝，近在咫尺，而君等固未覩也。偵探曰：法網雖密，未必不有遺漏。獲終有日，我儕今先捕汝。馬立曰：嘻！我亦望徵倖若彼漏網者，冀汝等於途次墜馬而斃。則我復可逍遙於法外也。偵探乃叱之曰：汝行將拘繩縛中，尙敢作此侮慢之言乎？因又笑謂之曰：汝又施故技耶？適我於窗次見有二豔女與汝偕在，想汝又入財色圈焉。旋謂旁一人曰：捕之勿再被兔脫。馬立乃柔懇之曰：乞君等勿施桔槔。我願隨君行，但求勿張揚，致爲內室二女郎所知。請速偕行。偵探曰：汝肯安然隨行，亦佳。我儕馬力已乏，湏休飼之。約一旬鐘後，始離此。馬立聞言，出汗盈額，搖手曰：勿！勿！我有馬車在，可乘之行。偵探曰：亦善。但有不便汝處矣。言次，自袋出一手銬示之。馬立驚皇曰：我不嘗懲君，勿施桔槔。必安然隨君等去乎？偵探曰：雖然。